

亚里士多德在《动物的部分》中所举的建筑案例

青 锋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因为有一种是绝对的必然性，体现在永恒的现象中；还有一种是假设的必然性，体现在所有被生成的事物中，就像所有被技艺所制造的事物中，可以是一座住宅或者其他任何东西。如果要实现一座住宅，或者是其他类似的最终物品，必然要做的是首先制造这个，然后制造那个，并且进行移动，如此这样持续下去，直到最终目标得以实现。正是为了这个目标，前面的每一个事物都被制造出来并存在下去。自然界的制造也是这样。自然科学中必然性的模式以及证明模式不同于理论科学（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谈过这个）。因为在后者中，起点就是事物的实质；而在前者中，将要成为什么才是实质。

——亚里士多德，《动物的部分》，第一书，639b30-640a4^①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研究过很多不同的学科，并撰写了影响深远的著作，比如《物理学》《修辞学》《尼各马可伦理学》与《形而上学》。尽管他并没有就建筑学进行专门的研究，但是他在论述中常常拿建筑来举例。上面这段文字或许可以帮助分析他为何如此喜爱用建筑为例，以及他的观点对于今天的建筑理论还有什么样的启示。

这段话摘自亚里士多德《动物的部分》一书的起始部分。不同于今天的专业书籍，亚里士多德在各个学科的理论都与他整体性的形而上学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他常常是先论述适用于所有事物的普遍性规律，然后再将这种规律运用于具体的学科，比如动物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建筑的例子就出现在亚里士多德对总体性规律的讨论里，所以它更多的是与这位希腊哲学家的形而上学理论相关。

亚里士多德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事物的实质，仅仅了解它目前的状态，比如其形状、材料、颜色、位置等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理解导致事物成为这个样子的原因。对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说，将所有的原因分为四类：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不过在上面这段话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更为简单的划分，事物的成因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绝对的必然性”，另一种是“假设的必然性”。“绝对的必然性”是指某些事物的生成是由固定不变的规则所决定的，因为规则不变，这类事物的实质也就不会变，所以它们属于“永恒的现象”。比如在数学运算中， $1+1=2$ 是被规则所限定的，它就是“永恒的现象”，一旦有了明确的起点，如 $1+1$ ，那么结果 2 就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在规则限定下，这类事物只能是唯一的样貌，“起点就是事物的实质”。

“假设的必然性”则与此不同。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是对事物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设想与期望。建筑就是这样，虽然作为起点有各种各样的石头、木头以及泥土，但是建筑并不会必然地从这些质料中自动产生。人们首先设想的是建筑将要起到什么作用，然后才能决定如何使用这些材料。很明显，对于建筑起到什么作用的设想是多样化的，而且在建筑完成之前都是“假设性的”，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建筑的产生是一种“假设的必然性”。整个逻辑的基础不是起点，而是对建造活动终点的假设性设想。

建筑要符合目的，这只是一种常识，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不要忘了，亚里士多德所谈论的不仅仅是具体的建筑，而是整体性的形而上学。他最重要的理论观点是认为建筑是一种典范，展现了自然界所有真实存在的事物的根本成因。也就是说，自然界的所有事物都是被目的所驱动的，它们都受制于“假设的必然性”而不是“绝对的必然性”。这一点也是亚里士多德与当代主流科学理论所不同的地方，因为绝大多数当代人的确认为自然是被必然的规律所控制的，而不是某种难以捉摸的形而上学目的。

回到建筑理论中，即使不将建筑视为所有自然之物的典范，我们仍然面对如何处理“绝对的必然性”与“假设的必然性”两者关系的问题。美国建筑理论家彼德·艾森曼彻底站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对立面，他提出要将人类的目的彻底从建筑中剥离出去。尽管这有些危言耸听，但我们的确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利用“必然性”的技术手段来控制建筑的设计与建造。这也就意味着目的、意图等从属于“假设的必然性”的因素在逐渐衰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确有必要更为严肃地看待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所提出的这一区分，当然不是为了重回古希腊的理论，而是提醒我们：关于建筑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还远远没有终结。

① 笔者译自 ARISTOTLE.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995.